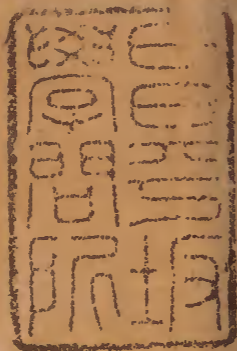


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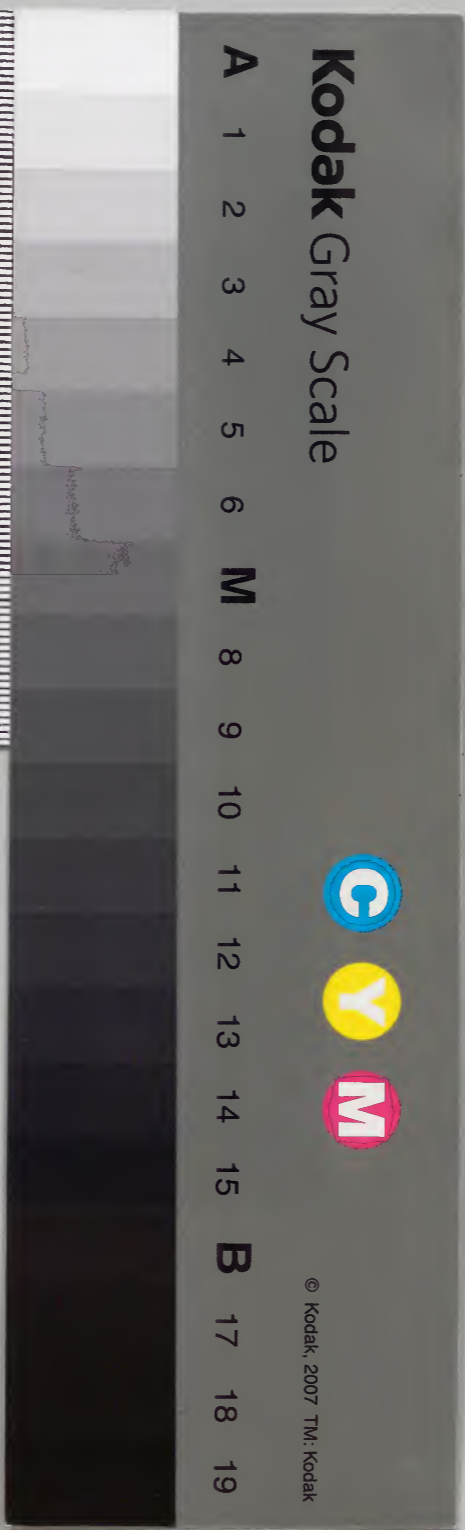
三十二之七



				漢書門
			二二	
		一八	一一	
	〇四九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八	二		漢
五函	二		
二	一	一	書
二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11
冊數	10 (7)
函號	285 75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list or record,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text is ver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columns.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子', '日', '時', '無', '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孔子弟子列傳第九

古史三十三

淺華文庫

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而高弟七十七人孔

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子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賢者凡十人而已

顏回子淵魯人也父曰顏路少孔子三十歲王肅

此則顏回死時孔子年五十九歲然伯魚五十先孔

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

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

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故或以此為誤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古史

陳仁錫曰
兩章粘接
妙如一木

憂回也不改其樂與之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蓋孔子嘗察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故告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子之稱回常以為不可得而回之嘆夫子亦以為不可及也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穠心齋坐
忘顏子最
得力處步
趨絕塵又

雖欲從之莫由也已故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嘗使言志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稱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蚤死孔子哭之曰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

是一問未
達處雖出
子書外家
極有閑于
學術可以
參現

而誰為門人欲厚葬顏子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
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後季康子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
子贊易至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貳過也

蘇子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
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
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
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
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
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
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
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按弟子行。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按莊子。孔子嘗謂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按家語。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

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泲濰之野。而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夫子曰。辨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欲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患。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

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
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
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閔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魯人為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季氏欲使為費宰閔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按孝損事實損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
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
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故漢
桓寬曰魯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
韓詩外傳云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
之色子首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
閔子曰吾出蕪葭之中入于夫子之門夫子內切
嗟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

殺任，斯也。

喪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喪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蕘之色。○說苑：捐居親三年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之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夏

凡死不壽，終曰不得。

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按淮南子：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蒞于衛，子貢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禠而內通。聿中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劉孝標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

子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樂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父不

賢。人或疑之。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蘇子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按家語弟子行云。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丹雍之行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也。嘗問於孔子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按孔子嘗言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其私基曰。二字不知。果安否。禮。然曰。人心。死已久矣。

於予與改。是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鍾惺曰因
一節而罪
生平且以
莫大於逆
信其或然
者胡不自
危。

蘇子曰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
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
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
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
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
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
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
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也猶不足惜也而使

孔子門人之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

恒陰取齊國殺宰我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
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
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
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次之遂殘宰我信如此
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無與恒作亂
矣要之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
皆不足信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賜嘗從孔
子求為己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
亦問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夫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蓋子貢通達而辯，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于仲尼。子貢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陳仁錫曰
世無孔子
眼度不當
全弟子之

而八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
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
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世之貴子貢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而
屢黜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及孔子自衛反魯。子貢從之。故其言見於魯
之君臣為多。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歲定
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寡君既共命矣。其老豈敢

古史
孔子弟子列傳卷九

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翦之。斷髮文身。羸
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鄭之會。吳以衛人殺其
行人且姚。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
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也。今
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
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于其
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

欲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
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子服景
伯如齊。子貢為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
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
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及孔子卒。哀公誅之曰。
吳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悼。余
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

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謀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于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或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令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鄉，則賜不識所繇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

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將盟于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他日請念，然亦不能用。子貢終老於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質，家累千金，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此其病也。

蘇子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

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以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子坤曰子
貢救魯一
事必當時
傾謀之臣
為之非其
故也。而本
末多奇計
可觀覽。

按史記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見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

鄧以讚曰
只如此說
起亦得都
月前語作
波此同說
士態然亦
文章妙短

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
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
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
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
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
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
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主是君上交主心下恣群
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

薛應旂曰
千鈞本重
加銖銅則
蓋輕矣千
鈞喻齊銖

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
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
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立制
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
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
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
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經世
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

史記卷九十五

鈎喻魯。

吳公基曰。子貢之說。俱是激法。所以人主不可好大喜功。卒為人所乘也。

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

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

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不料力。迺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詞以尊其

貴宜有功
吳之舉。亦
何又使越
乘其弊耶。
無報甚矣。

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

王又公曰
以愛詐之

國而求自
存非賢者
之行也矧
口孔子使
之哉太史
公謂學者
多稱七十
子之徒譽
名或過其
實或若或
相其真子
言雖好辨
亦至于此
其真矣

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
一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
誅強救弱攻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
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
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
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
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室人之國悉人之衆又
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

諾迺謝越王于是吳王迺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
因去之魯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
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
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
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
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
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

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
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
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
一使三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
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散吳使吳亡而
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茅坤曰子覽太史公次子貢說吳伐齊救魯止越

之言滾々如萬夫洪濤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矣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焉孔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曰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
子在陳冉求歸魯為季氏家臣齊師伐魯及清季康
子謂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

不子第... 卷九

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
子亦不可求曰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群
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
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
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大夫
也退而蒐乘孟鴆子帥若武叔帥左季氏之甲七千

教子用
子于齊師
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
張也

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
師乃從逆齊師于郊求用予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
首八十齊人宵遁求既有功於魯季氏乃使人以幣
召孔子而復之然求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
也故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

孔子集解卷九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冉有季路以告。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焉？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匣，讒王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
直冠雄雞佩玃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誤禮誘之後乃
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然其為人厚於孝友篤
於信義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塋孔子
誨之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塋
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然後除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
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
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
者其由也歟言人之信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
恐有聞其於人也無宿諾孔子稱之曰衣敝緼袍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嘗使言志曰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子之為魯司寇

也。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成圍之弗克。既而孔子去魯。子路從之。周旋陳蔡之間。與孔子皆歸魯。復與冉有為季氏家臣。季氏之伐顓臾。亦莫能止也。然魯人甚賢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莫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之未學也。鄉黨之勇夫也。及其既學。則賢於人者遠矣。然而闇於大道。卒以此死於難。孔氏之門人。顏子最賢。其得於師也深。與之言。不違如愚。雖門人亦莫能盡知也。子貢之辯。子路之勇。皆卓然有立於眾。眾所謂賢於顏子者也。然子貢之明。自以為不如。至

子路則嘗不服矣。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子路亦未必信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欲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予將欺天乎？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鼓瑟為北鄙之聲，子曰：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其仕季氏也，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故誨之以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孔子之所以戒之者至矣。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為好鬪而死自取之也。而

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
方與父蒞公爭國。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

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
三年，子路為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
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
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
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
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

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之中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蘇子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

朱神曰。慮到此。雖知者何以加焉。

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為乎。學於孔子。而其慮害魯。不若君獲悲夫。

按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

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呂氏春秋云：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極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

明察以斷矣。子路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叅教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家語云：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

吳弘基曰
傷心之言
讀之能解
汗下數斛

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積
粟萬鍾，累網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為親負米，
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
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
者也。○論語隱義云：衛蒯瞶亂，子路與師往，有狐
黯者當師，曰：子路入邾，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釣
子路半城，問曰：為君邪？為師邪？對曰：在君為君，在

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黯開城欲捉之，子路
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
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四十五歲，其學於禮為
詳。為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矣乎？對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
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
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按惠子衛
將軍文子
彌年之弟
惠子廣嫡
子虎而立
庶子故子
游為非禮
之服以識
之亦禮子
免公儀仲
子之意也

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衛司寇惠子之喪，其子虎不得立。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年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年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年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孔子既沒
子夏居西
河教授為
魏文侯師

按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玕珮，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箏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如子產之于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十四歲，習詩能通其義。或曰：今毛詩敘子夏之遺說也。子夏問巧笑倩兮。

○送迎必
款上交下
接若截焉
是卜商之
行也。子
夏六十四
人共撰仲
尼微言。

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後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或曰。子夏授
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大德不
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
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謂子夏
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曰。過猶不及。孔
子行過雨。無蓋。弟子欲假蓋于子夏氏。孔子曰。商之
為人也。甚短于財。與人交。即其所長。辟其所短。乃止。
孔子没。子夏教授于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

聞諸侯。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子何罪

曾子譏之。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

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

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

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

河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蘇子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

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

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成其道，譬如農

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

大甘苦，莫不成，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

者之力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

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况

于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

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

誣也。

按韓詩外傳補云。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
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之于若日
月之光明。燎之于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
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
風。有人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情忘食矣。詩曰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
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
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

吳弘基曰。然則仲尼三十而立。顏子知有其所立。卓爾。其表裏之間乎。

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真藏之所在乎。
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恣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
岍。後有深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
裏。蓋謂精微者也。禮記曾子問云。子夏問于孔
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孔子曰。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
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公卒。而從金
革之事。以除戎之

難。○韓詩外傳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棼。遭子夏于道。語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棼。棼至。伏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棼。

三歲曰
有冠者悻
猛如獸也

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榆。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棼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子園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棼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按子貢曰
美功不伐
貴位不喜
是顯孫師
之行也。孔
子曰。其不
伐則猶可
能也。其不

賢百姓則
仁也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鑠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顯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

孔子弟子列傳卷九 三十四

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為人，外矜莊而寡誠信。故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按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詞氣甚溢，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孔子之議論耶。徐言問之，威儀翼

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乎、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搥腕，疾言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荀子曰：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孔子弟子列傳卷九 三十五

按曾子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及。覆。窮。詰。具。在。小。戴。記。曾子問篇。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孔子為之作孝經。其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鉏爪而傷其根。父捷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為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曾子為行。甚篤。立志甚厲。其言曰。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吊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與子貢亦吊。闔弗

古史
孔子傳卷九
三十一

呂祖謙曰
箒加大夫
隱然諷諫
古之人皆
學詩凡出
言有風人

之敬詞不
切意已
獨至

內也。二子入其廐而修容。子貢先入。闞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闞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晬，大夫之箒歟。樂正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矍然曰：呼！曰：華而晬，大夫之箒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箒。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烝，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烝，小物也，而不用命，况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

知得免於非乎。孔子之孫子思學於魯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放魯子，數稱其言云。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

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魯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魯子曰：唯。魯子出，門人問魯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魯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魯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魯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曾子年七
半文學始
就乃能著
譽孔子曰

琴也魯少
時止以孝
顯未如晚
節之該洽
也

子貢曰貴
之不喜賤
之不怒苟
利于民矣
是滄臺滅

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

按家語。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泣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入不過鐘釜。尚猶欣之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

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閭。轉數百乘。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日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若出金石。

滄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游為武城宰。稱之於孔子。然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

明之行也。

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廣矣。其言與史記異。考之論語，以史記為信。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蕢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蕢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

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蕢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原憲，字子思，魯人也。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

古史

孔子弟子列傳卷九

四十一

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
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憲隱於衛，居草澤中。子
貢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迎
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
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森滋慙，不憚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符應詠曰：以原憲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于獨
行者矣。雖未進于中行，而蘆頑立懦，豈不亦卓然

可尚哉。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也。孔子謂長可妻，雖在纆紲之
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按家語：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弟子解云：公冶
長為人能忍耻。

南宮括，字子容，魯孟僖子之仲子也。三復白珪，孔子
以其兄之子妻之，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括嘗問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

居南宮因
姓焉。

古史

孔子弟子列傳卷九

四十一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括出子曰。君于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按史記魯
藏字哲弟
序解。點疾
時禮教不
行。欲修之。
孔子善焉。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也。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次鄙之。未嘗屈節於人。孔子嘆之。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事孔子。嘗與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吾無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皙之為人，狂而直。季武子死，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魯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也。

蘇子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

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與其子回各異時事孔子回死貧無以塋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按家語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于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商瞿字子木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汎汎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為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路為季氏宰以子羔為費宰及子路仕衛子羔亦為衛士師出公之

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為士師也。有刑者為衛守門及其出也。追者至門者匿之其室。子羔曰：此子報怨之日也。而反逃我何也？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君子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子羔復仕魯為成宰。成人有其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剋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未申祥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

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亦毛之地可也。

按子羔齊人。敬仲侯十代孫。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薛應旂曰
兄弟人倫
之變雖聖
賢所不能
免。舜之象
周公之管
蔡。季札之
光。儵。柳下
惠之盜跖。
亦各權其
見義之重
輕。量其時
勢之緩急。
而早為之
所耳。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也。少孔子十一歲。孔子使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孔叢子曰。漆雕開行殘。非行已之致。何傷于德哉。
韓非子曰。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也。周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
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僚。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本宋桓氏。其兄魍得罪於宋。出奔衛。
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魍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
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
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塋諸丘輿。牛多言而躁。
問仁於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已乎。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
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牛嘆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

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樊須，字子遲，齊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未達。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而問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

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蘇子曰：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

有若為人
強識好古
明習禮樂

小人也

薛應旂曰樊遲請學稼圃雖疑于陋觀其遇齊師則其人蓋切已近實非迂遠而濶于事情者也

有若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三歲其言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既沒魯子道孔子之

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

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為石擲三年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曰然吾固曰非

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之乎不可尚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

蘇子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啟，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窟於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太史公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習於

孔子集解卷之九 四十九

禮容應對，孔子屢稱之。嘗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按弟子行，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嘗謂門人曰：二三子而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昭

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施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不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梁鱣，字叔魚，齊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毋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

古史 九 子集解 卷之九 五十一

孔子年譜
五十七

耳。未必妻之過也。居二年而有子。

顏幸字子柳魯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也。少孔子五十三歲。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也。賢而有勇。以其私車五乘從

孔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

於匡。今又困於比。命也。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

乃盟而去。

秦商字不茲魯人也。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

力聞。少孔子四歲。

顏刻字子驕魯人也。孔子將適陳。過匡。刻為僕。以其

策指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為陽虎。遂止孔

子。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孟子所謂狂者也。牢曰。子

琴

六、吾不試，故藝。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繫，齊豹將殺公孟宗，魯知而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薛應詵曰：琴張曠達之士也，遂以宗魯之死為善，而欲弔之，觀於夫子之言，而宗始無所逃罪也。

陳亢字子禽，陳人也。少孔子四十歲，亢問於伯魚曰：

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禮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

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也

孔弗字子蔑孔子元之子與宓子賤皆仕者也孔子

七十七人。史記公孫龍以上三十三人有年問見于

書傳家語增以叔仲會以上四人。又孔弗一人。事見

宓不齊傳。凡四十七人。其餘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凡三十七人。見于左。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楚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魯人

奚容蒧字皙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鄒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申黨字周

按即申枏鄭康成云申績家語申績字周史記以

黨為黨家語以績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

有羔羊之繫無申黨之欲亦以枏為黨則申黨申

枏一人爾李士龍曰黨非音黨棟之黨觀古字牒

亦作牒標亦作標鎗亦作鏢六字並音錯皆諧聲

字也枏亦音枏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黨亦音枏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祈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魯人

九子系子列傳卷九 五十四

左人鄆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

鄭邦字子徒

家語作薛邦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增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字籍

樂歆字子聲

廉絜字庸齊人

顏何字冉魯人

狄黑字皙

邾奚字子斂魯人

邾或作邾索隱曰文翁圖作回蓋避漢祖諱也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蘇子曰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

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孔子弟子列傳卷九終

老子列傳第十

古史三十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陳仁錫曰。說符新載。

茅坤曰。老子只此結。

古史

老子列傳卷十

一

東自家一
點性命虛
無處。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
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
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或曰老
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
時。蓋老子百六十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

鍾惺曰。以
莫知其所
終。一語作
綱。而或曰
以下。踪跡
幻處。俱從
虛語。寫出
猶龍二字。
隱隱在內。

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
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
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
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
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漢孝文帝。而假之子
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
蘓子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
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

吳弘基曰
木鐸與心
如是。

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濛故示人以道而畧其器，使達者易入。

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誑儒學。儒學亦誑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也。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
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窮
居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
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
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
今有饑色。君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
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吳寬曰。自
是一種發
判之論。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
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
之。道。一。也。

蘓子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
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
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

馬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於無若。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若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

鄧以讚曰。但只論莊書用以狀莊為人。甚有味。坳挫有勢。

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歸於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之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蘓子曰。吾聞之子。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子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

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漁父盜跖。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感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

史記作京

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史記云莊子善屬書離詞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澆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

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主刑名而緣飾以黃老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借老子以為說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孫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鄧以讚曰疾字貫下
搃非著書
意大有筆

陳仁錫曰
一部韓非
俱破浮淫
二字而學
無本領但
曰耕戰而
已恐浮淫
不得去也

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利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
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
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橫佚能
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王世貞曰
夫子沒。微
言眇。申韓
之徒。切名
寔孤憤說
難諸篇。極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
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
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
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
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
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

人巧奪天
致摩揣幻
變百出而
不亂以文
發吏術亦
甚難哉

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知焉
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
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
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
尊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
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

而僞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敵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夫窮
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
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
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
辭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
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
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
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
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
亦云。暮而果火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
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
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闕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闕其思。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

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
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
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
君車而出。君聞之。而墮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
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
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
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

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

及急乃遣非使秦。非上書秦王。勸秦釋韓攻趙。秦王下其書。李斯言其不便。因自請使韓。割地以事秦。是時燕趙楚越為一。將以攻秦。秦王使姚賈以車百乘。金千斤。游於四國。以絕其謀。賈還報秦王。封賈千戶。以為上卿。非見秦王言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且賈梁監門子。嘗盜於梁。逐於趙。今與之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故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非韓之諸公子。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

太史公曰
獨悲韓
為說難
而不能自
凡耳

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
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
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
人赦之，非已死。
蘓子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
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
操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
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

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上，雖
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若
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
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
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
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
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

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歎。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鍾惺曰。古來勲業富貴中。皆有一等極超曠之人。先置成敗禍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於口。橫胸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忘。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老子列傳第十 終

孟子

孫子列傳

十一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古史三十四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明孔之遺業。游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為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為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願也。去齊適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

孟子

孫子列傳第十一

間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即位。使然友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既而之滕。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聞滕行仁政。有相帥而從之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不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

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乃勸湣王

反其耄倪。止其重器。為燕立君而去。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

伐燕。是不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是時。秦已用商君富國

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克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

諸侯東面朝齊。秦儀軫行之徒。合從連橫。以欺詐苟

得相高。游談之士。得志於時。而楊朱墨翟諸子。雜學

方熾。孟子推明孔氏崇三代之故。所如不合。知世將

大亂。恐周孔之道絕而不續。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

萬章之徒。記其平生答問稱道之言。作孟子七篇。後世傳之。

蘓子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說諸侯。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

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累。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

茅坤曰。天下維三分。昭烈未可。以殺人概之耳。

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

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鉏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寃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

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按仇字音
蔣

孟子父激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太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扶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

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毋曰
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孟子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
焉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
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敢問
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過程子於途傾蓋而
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
子也今孟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况加敬乎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
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
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
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
廢賀節之禮盖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罈
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
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

劉向列錄
曰騶衍書
言天事故
曰騶天

鐘惺曰可
作騶衍全
書妙序
鄧以讚曰
三先字三
推字小而
大今而古
近而遠

古史
孟子孫卿列傳卷之五
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
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吳弘基述

三騶子皆齊人。齊威宣相繼喜士。養士稷門之下。自
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
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
天下賢士。三騶子前曰騶忌。先孟子以鼓琴干威王。
因及國政。遂受相印。封成侯。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徒。
始輕騶忌。相與設微言挑之。忌答之如響。髡等乃服。

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
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
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
所共知。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
地未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
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
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

之一分耳。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各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小海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王公大人初見其術。驚而化之。其後亦莫能行。衍始以此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

按駟與修衍之文。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陳仁錫曰：滑稽亦有本領。

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其見尊禮如此。稷下先生自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以干世主。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以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仲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客以謂髡髡

鐘惺曰未及視未及試六字極妙私心在彼有之一句從此生出若一視且試之便了然矣

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見王，王志在聲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生，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彼。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待之，髡謝去，送以安車、駟馬、束錦、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發明其指意。慎到著

按過字作探，探者車之盛音，也。炎之雖也。盡猶有餘汎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炎，探也。

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最後駟與頗采駟衍之術，以為書，蓋駟衍迂大而閑辯，真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然其書今皆不傳。莊子曰：田駢慎到，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若無知之物而已。田駢學於彭蒙，彭蒙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非，其道即釋氏所謂鈍根聲。

王常曰荀亦能守不廢者故太史公進之

聞者耶

孫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說孫卿孫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孫卿疾濁世君臣不知三代之正而以變詐相怵淫侈相說士爭為小說詭辯以欺惑世俗著書數萬言其辭憤切反復卒因葬蘭陵自孔子

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孫卿之失則遠矣

吳弘基曰讀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為列大夫一段辯士雲湧而至所謂葉公好龍真龍下之者也善夫伯敬曰不知戰國之主有何閒力作此

古史

孟子系即專卷十一

不急之務。想見古人好文好士如此。

按正義云：慎子十卷在法家，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索隱云：荀卿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避漢宣帝諱也。○祭酒者，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晉太康地紀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

與孟子

按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沒諸子不聞大道之要，各以意言之。老子清淨無為，雖與世疏闊，然其本則天地之至理也。至於列子莊子，推而廣之，涉迂怪矣。然猶不失正也。如慎到、田駢，則蕩矣。若楊朱、墨翟，始亦皆有見焉。而楊朱破法以便身，墨翟增法以為物，其說皆不可用。此其卓然可得而論者也。至於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辯，公孫龍即仲尼弟子雖巧無益於道。及楚之尸子、阿之吁子，今皆不傳於世。

古史

孟子系即傳卷十一

蘇子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知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為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

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劉向別錄云。秦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被刑。佼逃入蜀。為書二十篇。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終

伍員列傳第十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
 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子建，即位，以為太子。使奢為之師，費無極為之少師。
 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為娶於秦，至而勸
 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寘太子。王聽之。從而
 譖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
 奮陽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林若

伍員列傳第十二

古史二十五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
 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子建，即位，以為太子。使奢為之師，費無極為之少師。
 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為娶於秦，至而勸
 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寘太子。王聽之。從而
 譖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
 奮陽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林若

吳弘基曰此與程嬰
能死能托
自雷力量
何如分頭
去微初
奢聞子胥
之亡口楚
之君臣且
善兵矣

吳必為楚患王使召尚與負曰來吾免而父尚謂負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
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
也爾勉之矣尚至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
乎楚並殺之負亡妻吳過昭關昭關欲執之索隱曰昭關在
西江乃吳負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
上有漁父乘舟知負之急渡之負既渡解其劍曰此
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有命得伍負者賜粟伍

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負未至吳疾止中
道乞食至吳因公子光以見王僚時王僚五年也八
年吳伐州來敗頓胡沈蔡之師於雞父太子建之母
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吳入鄭取楚夫人及其寶器以
歸明年侵楚滅巢及鍾離負因言伐楚之利於王僚
公子光將為亂沮止之負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
外事乃進勇士專設諸於光退而耕於野以竢十一
年楚平王卒秦女之子軫立是為楚昭王王僚因楚

陳仁錫曰
此際更苦
幸

喪使母弟掩餘燭庸侵楚。楚師強，吳師不能追。光因
吳國內空，乃令專設諸鬻刺王僚而自立。是為王闔
廬。闔廬以負為吳行人。楚伯州犁之孫嘉奔吳，吳亦
以為太宰。以謀楚。負言於闔廬，請為三師以肆楚。楚
出則歸。楚歸則出，欲使楚道弊而後以三師乘之。闔
廬以為然。楚於是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其令尹囊瓦貪而不仁，國人惡之。蔡侯、唐侯朝於楚，
瓦以賄故，三年止之。二君歸，因子胥伯嚭請師於吳。

其基曰：古人於家
國之際，如
此，真所謂
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
者。

九年，三國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
隨。吳遂入郢。負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始
負在楚，與申包胥友。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
包胥曰：我必存之。及負鞭平王尸，包胥亡存山中，使
人謂負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
僇死人，此豈天道乎？負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莫塗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於秦，不

古史

五霸列傳卷十二

五

許包胥立於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為出車五百乘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廬之弟夫槩王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王。楚昭王乃復入郢。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闔廬死。子夫差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負諫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

凌約言曰。傳子胥不忘郢也。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讐也。雖伯嚭亦復祖讐也。申包胥復君讐也。越王復也。

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收夏衆。以滅過戈。復禹之績。令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弗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為

古史

五嶺列傳卷十二

四

已讐也。

魯伐齊，勿殘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負獨懼曰：「是養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太宰嚭因讒之曰：「負恨其計不用，將為亂。」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吳王聞之怒，乃取負尸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負，遂伐齊，大敗齊人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於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

蘓子曰：「伍負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負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太史公曰。悲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不能行之於
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
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
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耶。邪。故隱忍就功名。非
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
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容寄之
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報讐雪耻。名振天下。

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
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
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
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
父子。又曷可少耶。

按吳越春秋。平王囚伍奢。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
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
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

吳弘基曰
君臣父子
朋友之道
中胥盡之
矣

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
垢受耻。雖寬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
耶。○伍負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
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
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
○按日暮塗遠。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
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鷓夷。取馬革為
鷓夷。鷓夷。益名。吳弘基記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古史三十六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
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
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
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
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
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
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鄧以讚曰
武傳只試
婦人一事
陳仁錫曰
闔廬善於
試將

吳弘基曰
認真處是
令闔廬破
艦然而吳

王不趣使
下令二姬
采必死也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以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

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亦武後世子孫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召之。臏至，

王荦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抱鼓之間乃有欲之為

陣法者何也

鄧以讚曰擣即拳也擣義當作擊

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贖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贖贖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擣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

古史

孫武吳起列傳卷十三

三

李贄曰。世
之所三日
之內。或至
二萬。而猶
不知其計
者乎。
鄧以讚曰。

滅竈固奇。
斫大樹白
書蓋奇。期
舉火更復
奇。描寫處
甚工。至讀
未畢。遂成
豎子之名。
情境躍如。
句驚可嘆。

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
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
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
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

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
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
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
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
到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
申以歸。牘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

茅坤曰：善
寫起所以
得士之心

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因翟璜以見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

又○吃○其○子○妻○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
用○兵○廩○平○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
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
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
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

鍾惺曰危
而真危語
不真不能
獲入信

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
曰○善○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曰○文○吳○起○不
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
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
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曰：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先與魏君言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魏君即曰：柰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而與婦，即令公主怒。

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疑之而弗信也。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發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

令尹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蘓子曰大史公為司馬穰且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且景公拔以為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且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為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七年北燕伯款奔齊十二年公朝於晉請燕而納款

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款於陽是歲公朝於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於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於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於鹹盟衛侯於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且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且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刪去穰且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

戰國雜說其妄

古史

孫武吳起列傳卷十三

者非一。今皆正之矣。然曹沫之却齊桓。穰且之却燕。且不能過魯仲連。說燕將。稱曹沫之盟。其相。襲謬妄久矣。故時見於篇。今亦不能盡正也。

李贄曰。吳起料敵致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鬼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不顧也。

陳仁錫曰。孫吳傳。兵法二字。為一篇綱領。如叙孫武。則以兵法見吳王。叙孫臏。則曰與龐涓俱學兵。

法威王問兵法。世傳其兵法。叙吳起。則曰學兵法。以事魯君。

孫武吳起列傳 終

孫武吳起列傳卷十三 乙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古史三十七

范蠡大夫種越之二大夫也。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
闔廬之怨。越王勾踐謀以兵先之。范蠡諫曰：臣聞持
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
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勿為人容；人事不起，勿為人始。
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人事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
王身。王弗聽，乃興師，遇於五湖。大夫種又諫曰：吳之
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

古史

范蠡大夫種列傳卷十四

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又弗聽。遂及夫差。戰敗於夫椒。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召范蠡。大夫種。而謝之。蠡曰。臣固言之矣。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奈何。對曰。卑詞厚禮。以事之。

不可。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越王將使蠡守國。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居四年。民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對曰。未可也。臣聞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其毋早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信讒喜優。忠臣解。

骨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伍負驟諫，吳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

茅坤曰：范大夫學問，只是以退為進。

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人知財用資物，不足以支長久，將同其力，致其死，伐之必殆。王姑待之，使其民盡其力而無所取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及季秋，王又召蠡而問曰：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從時猶救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應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臣聞得時無

古史
卷之九
三
急時不再來。天與弗取。反受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之無藝。徃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予。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及觀其民之饑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二年。吳師自潰。越兵歸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驚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君之罰。

鍾惺曰。即晉文介山之意。

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越王使工以良金為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為蠡封邑。後世子孫無得侵蠡之地。蠡浮海至齊。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而死。蠡遂變姓名。自謂鴟夷子。以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吳弘基曰。此又以舍為取。

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免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

揚慎曰。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三節並觀。

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之。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

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

鍾惺曰。馮出賈人小算窄腸。

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

陳仁錫曰。莊生非人哉。不念其父耶。

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卹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

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或曰范蠡之師計然游於越范蠡尊事之凡越之政事多計然之策

蘓子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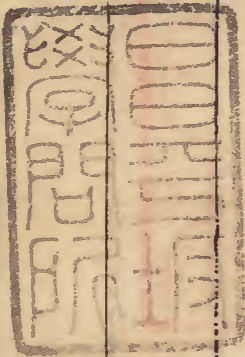
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頗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茅坤曰越王本末以卑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

陳仁錫曰。從古功成身退。於主眷方深之際者。獨有范蠡子房。其餘諸人。欲去而不能者。只是心上不超脫。便於世上不勇決。英雄到此。便難說大話矣。

鍾惺曰。朱公長男不足言。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少見遇。政當憐之。始終周全。其解紛之仁。不取之義。不必見諒於賈。豎之長男。何患不見信於知己之朱公。乃硬一念。必欲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

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狹也。○重棄財。今俗富人所謂保家主也。而其害至於殺其弟。蘓子瞻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范蠡大夫種列傳卷十四終

古史
漢書卷之九十四
九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very light ink.]

